



半部汉唐史
一座长安城

风流长安

FENGLIUCHANGAN

王潇然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王潇然
著



风流长安

FENGLIU CHANGAN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流长安/王潇然著.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225-04539-9

I. ①风…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8816 号

风 流 长 安

王潇然 著

出 版 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810001 电话:(0971)6143426(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6143516/61377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刷 青海新华印刷厂

印 张 15.7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5-04539-9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背靠终南	1
秦俑的背影	20
阿房，阿房	37
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50
突出重围	68
长安的曙光	84
大土门	100
裸体汉朝	118
一个人的长安	132
德泽人间	151
从感业寺到唐朝	172
勤政务本楼	193
血流惊天	209
唐诗的圣殿——千宫之宫	228



背靠终南

终南山的游戏

大凡信仰，都有一个物化的代表，比如基督教的上帝、佛教的如来和道教的太上老君。那些外来宗教的神明大多都是一种虚拟存在，而本土道教所信奉的老君却有一个真实的原形。这一点或许正好给出了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兴盛的理由，因为它所具有的释迦牟尼人物实体，也完全符合了我们对于人的崇拜的基本需要。在中国的文化中，人就是神，神是经过修炼、点化后，掌握了自然规律和宇宙本源的人。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我们所信奉的应该是人，而不是神。神只是人羽化了的成果和高度。佛教的“觉悟”，道教的“得道”，强调的都是自我修炼。“觉悟”和“得道”是通向“成佛”和“仙化”的阶梯。这种人生态度，与修身养性的儒家文化背景基调同出一色，所以完全能够糅合在一起。于是，一种儒、释、道杂糅的东方世界观便在古老的中国自然而然地应时而生了。

修炼的主要内容是弃杂念，悟天机，然后让自己的灵魂从俗



西安重阳宫

身里脱离出来。而要完成这些功课的首要条件就是远离尘世、隔绝尘缘，这就是所谓的“水清则月临，心静则佛现”。佛教主张“缘起性空”，强调由“色”入“空”，教人只有看透世间万象，才能放下一切立地成佛。“静”是“色”的反否，由“色”而“静”，才是大“静”和真“静”，然后心静而性空。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和儒道共同崇尚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都是对“性空”的又一种诠释。要做到这一点，远离俗世、独居深山则是不二法门，而这同时也是“道法自然”的一种形而上的需要。诗文中所写的“天籁人籁，合同而化”，还有“心凝形释，与万化冥



合”，表达的都是相同的理解。

悠闲自得和荣辱不惊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当神清气爽、心静、身静，独坐于空山，与那山那树那花那月那夜融为一体，凝神内敛、物我两忘的时候，才可能体会到山花落瓣的细微声响，嗅到绿苔地衣淡淡的气息。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句话从哲学的角度看，他夸大了信念的作用，但反映出的仍是对于精神创造力的一种肯定。这样一来，退避山林，远离俗世，清风明月，闲云野鹤，自然就成为了中国古代隐士最为理想的修行方式。

看来神仙呆的地方，凡人都很难接近。而现实中，成功的隐士其实已经与神境相去不远，因为他们都与终南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里，神仙文化、隐士文化和山水林泉结合在一起，使得大山之中隐居的名士与奇峰峻岭一样，数不胜数。

鬼谷子是先秦时期的纵横家鼻祖，苏秦和张仪都是他的学生。他长期隐居在石泉云雾山的鬼谷岭，是在秦岭里隐居过的最为神秘的一位隐士。隐居紫柏山的张良，这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名将就在那里吸风饮露、辟谷修炼。这位曾经纵横天下、叱咤风云的谋士，在功成名就之后突然隐居山林，超然世外，过起了逍遥游的日子，终于修成了庙堂里的一位“乱则进、成则退”的“英雄神仙”。张良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既在俗世干成了一番大事业，又在精神世界里得道成仙的唯一个案。韩湘子、何仙姑以

及商山四皓在秦岭山中修行成仙和陈抟老祖除却杂念一睡成仙的传说，也都是这座横亘中国南北的风水岭上的神迹。

终南山是秦岭位于长安城南面的一段，至于为什么叫终南则有许多种说法，但无论是哪种说法都少不了神话传说，而这些神话也就让这座山带上了些许的仙气。山上的佛寺和道观很多，佛教中华严宗和真言宗的祖庭，还有道教的发源地楼观台，更是给这里的神性增添了不少。古代文人崇尚仙风道骨，而进了终南山，身上立马就会沾染上一些佛道之气，使脱俗傲世的底蕴更深，书卷气息更浓。所以，终南山自然就会吸引一些崇尚淡泊的雅士在此卜居，而一些政治上失意的文臣武将，也常常看破了红尘躲进山里归隐，以去除内心的浮躁和对功名利禄的贪念。

莽莽苍苍、隔天绝地的终南山，由于海拔高耸，山岭上烟云密布，四季飘浮不断，大自然在这里营造了一种总能令人浮想联翩的气氛。弥漫在山林间的神秘气息，分布在山崖深处的石穴岩窟，出没千年的隐士遗踪，不绝于耳的神仙传说，都是那些独善其身、求仙悟道者们曾经播种过的故事。《诗经·秦风·终南》里就有“终南何有？有纪有堂”的句子，说明在那个时期，终南山上就是人们祭神拜天的地方。尤其是当老子出关骑牛西行以后，这里又成为了求道隐士逃遁尘世、追逐梦想的仙界天堂。

神仙文化本来源起于昆仑山。过去，人们把沿着祁连山向东南延伸的一条山岭通称昆仑。在秦岭有了更科学的地理概念之后，



地处西域的昆仑山就成了以西王母为代表的女神文化疆域，而到了关中腹地，从老子之后就有了更胜一筹的终南仙境。

为什么要向西

老子是一位令人望而生敬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硕大的头颅内究竟包含着多少人生智慧。他是一位深谙历史的学者，司马迁说他是周守藏室之史，就是周王朝政府档案馆的馆长，也可以说是管理员。他说的“史”，指的就是“吏”。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很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就争议颇多。

老子生活的那个年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自由、生活最洒脱的时代。那个时代的男人，一个个都充满了野心和激情。尚武的都在争夺地盘，企图称霸天下；善文者也都纷纷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学说和主张。孔子就匆匆奔走于列国之间，鼓吹他的仁义礼智信。墨子、孟子、荀子也各显其能，以不同的方式推销自己。唯有老子最为标新立异，他选用了一种以退为进的方式，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人文荟萃的京都洛阳，不争、不说，不取、不



楼观台老子像

予，骑上一头青牛，向着天高地远的西方云游而去。

老子西行，最初的打算可能只是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隐居下来。那个时候，中原实在是太烦乱，太嘈杂了。这种环境显然不适合他小国寡民的无为心境，厌烦顿生也自在情理之中。于是他便骑上青牛，走上了寻找心灵净土的归隐之路。

不过，我们还算幸运。据司马迁的记载，当老子骑着青牛要出关而去的时候，总算是被关令尹喜给挡住了。就在老子骑牛即将到达函谷关的前几天，关令尹喜登上关楼视察瞭望的时候，发



现函谷关以东的天地之间，有一团紫雾升腾而起，飘飘渺渺、祥光四射，出现了紫气东来、吉星西行的天象，本来就精通易经、善观天象的尹喜，突然感觉到内心澄澈空明，天阔地开，似有神明暗示。他当时就预感到，一定是有圣人要过来了。于是，他不敢懈怠，日夜不离关隘，只等着那个神秘人物的到来。果不其然，不久就有一位老者身披五彩云衣，骑着青牛而至，原来是老子要西游入秦。尹喜忙把老子请到了楼观，楼观是他“结楼以观天象”的地方，深居终南山的一侧，临近丰镐故都，是一处闹中有静的仙境，适合高人栖居。到了楼观，他先拜老子为师，执弟子礼后，又请老子开坛讲经。老子不得已只得在楼南的高岗上为他讲起了《道德经》。

本来尹喜“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的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也有些不恭。好在老子的逻辑就是随遇而安，遇事不争，写就写吧。或许他想，总归都是要走的，就算是挥别尘世的遗言，赠给尹喜，留给后世，权当是给这个接纳过他的世界一个临终的嘱托。在此之前，老子从未写过只言片字，见诸公众的言论也不是很多，就连孔子问道时获悉的那些思想，也都是后来在别人的著述中流传出来的。然而这次他居然应允了，应允了尹喜看起来很不讲理的请求，而且居然还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这五千字就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道德经》。《道德经》是老子的第一次写作，也是他最后一次的书写，他的全部著述就只有这短短的五千

言汉字。然后，他又再次起身，骑上那头同样言语不多的青牛，不再有任何留恋地飘然而去。

尹喜是怎么收藏那五千个中国字的，我们不清楚，只知道它们被留传了下来。两千五百多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世界上几千年来被翻译成外文而广泛传播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老子》。《纽约时报》公布，人类古往今来最有影响的十大写作者，老子排名第一。全世界哲学素养最高的德国，据调查，《老子》几乎每家一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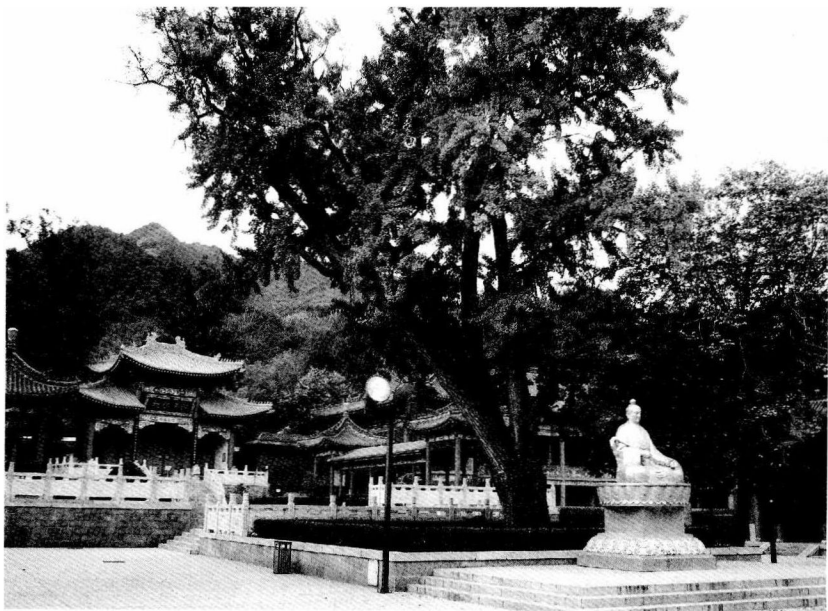
然而老子本人却始终都不承认自己有什么伟大的学说，甚至不赞成世间有伟大学说这一观点。他觉得伟大的学说不在人，而在道，道的内涵都出于自然。自然无所不包、无所不能，自然是智者的老师、智慧的来源，自然能给出我们所有问题最为合理的答案。自然是什么？说清楚了就不自然了。所以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本来，他连这几个字也不愿意写。因为一写，就必须框定道，限定道，而道是不可框定和限定的。一写，又必须为了某种名而进行归类，但一归类就不再是它本身。那么，如果完全不碰道、不碰名，你还能写什么呢？他认为道不受时间、空间限制，而语言又恰恰是一种限制。一旦我们自认为讲明白了，其实就已经偏离了它。所以还是应该扔掉简牍、笔墨，闭上嘴，放弃一切自以为是的解释、说明和概念。否则，任何把大道付诸语言的表示，



都只能是对大道的一种剥夺，一种侵蚀，一种或多或少的切割。

按照老子的想法，周王朝没救了，也不必去救，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那才是天下大道。过于急切地治国平天下，一定会误国乱了天下。因此，他的归宿，是长途跋涉，消失在谁也不知道的旷野。他觉得，消逝是生命的自然状态，无悲可言，也无喜可说。归于自然之道，就是最好的终结，而又终结得像没有终结一样。



西安楼观台

在他看来，人应该向水学习，柔柔地、悄悄地向卑下之处流淌，也许滋润了什么，灌溉了什么，却无迹可寻，最后渗漏了，蒸发了，汽化了，变成了云烟，或者连云烟也没有，这便是自然之道。人也该这样，把生命渗漏于沙漠，蒸发于旷野，这就谁也无法侵袭了，“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大”，在老子看来就是“道”。

“道”是什么？很难究其竟。他开头的这句话，其实就是摆明了一个著作者的矛盾心态。他谦虚地告诉大家，后面文字所要传达的意思并不是他心中的终极意义。终极意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如果完全不说，又很难让人找到意会的入口。因此，这五千字，就相当于“起跳板”，权当是抛砖引玉了，而读者是否能借此完成那个跳跃，就看读者自己了。

《道德经》写完后，就再也没有了关于他的下文的故事了。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只是留下了一个骑着青牛没入雾岚的背影，这个背影就成了中华大地上第一代圣哲的肖像。

近在楼观不见楼

世间道观有许多，然而楼观却只有一个，就像基督教的圣地



有耶路撒冷、伊斯兰教有麦加、佛教有蓝毗尼园一样，道教的圣地就在终南山。尹喜在此结草为楼，以观天象，称作楼观。他拜老子为师后，又专为老子搭建了一处演说《道德经》的地方，叫说经台。两个典故合二为一，才有了今天的楼观台。

尹喜是关令大夫，身兼天文台台长，楼观是他修建的国家天文观测站和研究院。他“结楼”，是楼的主人，而老子寓楼，是楼的客人。但是关尹大人的“结楼”之观，观的是星云，是望气观星，属于外观。而老子的寓楼之观，观的是灵魂心神，是内省自修，属于内观。一外一内反映了哲学的层次区别和修为差异，从历史与文明的意义看，老子反倒后来者居上，一跃反客为主，成为了楼的主人和道的化身，而尹喜则成了陪衬和历史的过客。如今的楼观台里，随处都有老子的踪影与气息。对比之下，当年身为交通部长兼天文台长的楼主关尹大夫，竟然在终南山里是“自隐无名”，不见其踪了。

从老子出函谷关设坛讲经并写下五千言，一直到东汉以前，老子的思想还仅仅只是形而上的学说而已，因为他反对有意而为之的传播、说教，所以知道的人也仅限于一个很小的学术圈内。真正为大众知晓并使道学思想成为教派，最终走向神坛，三国时期流行于秦岭南坡汉中的“五斗米教”当属头功。

“五斗米教”是道教早期的一支重要流派，也有人认为“五斗米教”就是道教的前身。关于它的创始人是谁，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无论是谁，他们倡导和尊奉的都是老子，立教的经典就是《道德经》。作为本土宗教，“五斗米教”及其成熟后逐渐发展成的道教，吸收融合了儒学、佛学的理念和修行方式，对待世界有着特有的东方视角。与外来宗教有所不同的是，外来宗教的经典主要出自于创建者的言论，而道教尊崇的经典却来自于开创者的追认，由此反倒使收藏了《道德经》的楼观台，一跃而成为了道教的祖庭、道观之中的玄都，名正言顺又无可争议地被道家尊为了圣地。

“五斗米教”得到广为传播的功臣是一个叫张鲁的传人。张鲁是张良的第十世孙，初为三国将领，名气不是很大，算不上成功的英雄。但是，他却是一位出色的宗教领袖。他在割据汉中的时期，曾经利用“五斗米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教合一的王国政权。他主张政教合一，倡导实行普遍社会救济，重视用黄老思想教化民众，轻刑罚，重教育，还特别注重培养民众的道德观念。这些全然就是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完整版实验，而且还丰富了他的内容，使老子的学说又增添了一种可控制人们灵魂的鬼神观念。

灵魂不受肉体约束，所以也就只有用同是虚无的灵魂来统治。在张鲁的手下，道教第一次成功地走向了主宰人的精神世界的位置。那时的张鲁也许真的意识到了，在当时的社会乱局中，实在是太缺少一个能够成为平民百姓精神寄托的宗教了，而他那平等、



友善、宽容的基本教义，一时间让百姓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归宿，使老子成为了指引百姓的“上帝”。老子在《道德经》里所梦想的绝圣弃智、忘情寡欲、无为而治的理想社会，就这样被张鲁付诸了现实。

老子通过道教，道教因为老子，把“道可道，非常道”的思想传播了出去。“天地有始”，“万物有母”，“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当一个苍老的声音说出这些令人振聋发聩的句子时，要知道，与老子同时期的希腊先哲，那些轴心时代的代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在对待人性的思考上还没有更为深刻的发现。《道德经》创立的二元论哲学观，不仅影响了整个中华文明，就连现代科学也无不渗透着这种相对的理论。

老子的思想太神妙了。别的不说，光是一句“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就足以让我们琢磨一辈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和“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是他的理论基础。在他看来：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如若“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其结果就只能是一——“死矣”。所以“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建之，以慈卫之”。

如果说孔子是一轮太阳，那么老子就是月亮。一个炽热，一个阴冷。孔子给人的感觉是通体透明，浑身上下洋溢着一种欢畅亮丽的人格；而老子则是云遮雾罩，深不可测。这一点正恰恰代